

“行不行”的固化及认知研究

王 琴

【摘要】“行不行”在现代汉语中可表疑问、征询、祈使、感叹、反驳等语气，这些句法功能的不同，与其句法分布由句内—句外—固化的演变有关，“行不行”已不仅仅是一个疑问标记，还是一个多功能标记。“行不行”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主观化”过程，由命题成分变为话语成分，由客观意义变为主观意义等，随着语法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行不行”的疑问功能渐渐削弱，逐渐固化为祈使、感叹和话语标记。“行不行”能用于正反问句，与“行”表“可以”情态义的出现紧密相关，伴随着“行不行”的语法化，“行不行”的固化也有词汇化的因素。

【关键词】 固化 主观化 语法化 词汇化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2012)04-0085-07

“行不行”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作为固定疑问格式用于正反问句，其本原功能是表示疑问，但在语用因素的不断影响下，句法意义出现虚化。迄今来看，语言学界对于“行不行”的关注很少，邵敬敏(1990)从语用角度出发，把“对不对、好不好、行不行”等一系列词语归为“附加问”(tag-question)。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1999)对于“行不行”的功能介绍与用法分析没有涉及。作为固定疑问格式的“行不行”，其句法、语义、语用功能和演化路径怎样，本文对此进行讨论。

本文所用语料主要来自北大语料库，有些是自拟语料。

一、“行不行”的句法特征和功能类型

“行不行”是由“助动词‘行’+(不+助动词‘行’)”构成的正反并列式联合短语，我们通过对语料检索和日常对话分析发现，现代汉语的“行不行”在句法功能上具有表示疑问、征询、祈使、感叹、反驳等的语气，这些句法功能的不同，与其句法分布由句内成分—句外成分—固化成分的演变有关。“行不行”在现代汉语中的句法特征和功能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表疑问

“行不行”充当句子的谓语，表示疑问。表疑问也

是“行不行”的本原功能，主语可以是体词性成分，也可以是谓词性成分。

(1) “凡是你喜欢，什么东西我都愿意拿出来，”普拉特高声说，“比方说，我的房子，我的房子行不行？”(《作家文摘》1997年)

“行不行”用来询问“我的房子，可以不可以”，“行”为助动词，相当于“可以”，中间可插入“还是”、“或者”等表示并列关系的词语。句法上，主语为体词性成分，“行不行”作句子的谓语，表示句子的内容意义，属句内成分。

(2) 如果学校老师建议：要普通的研究生或本科生行不行？他们则断然摇头：“不行，不行，我们就要MBA。”(《社会科学》)

上例中，谓词性成分作主语，“行不行”的功能是述谓，从问话人的角度而言，都是纯客观的发问，是在对事态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询问，意在获取新信息。句中的“行不行”是句内成分，具有命题功能，客观性最强。

(3) 冷先生听完冷冷地问：“你再想想不卖地行不行？”（陈忠实《白鹿原》）

(4) “你看看这种饼行不行？这种饼追肥用比花生饼好多了。（张炜《秋天的愤怒》）

上面例句中的“行不行”被内嵌在一个小句中，小句前面有“你再想想”、“你看看”等成分^①管辖小句，这类成分实际上隐含着发话人的观察视角，即这些句子带有“言者主语”，^②而言者主语的出現表明句子有较强的主观色彩，“行不行”具有言谈功能，意味着问话人的发问有一定倾向性，对回答有一定预期。句中的“行不行”主观性增强，虽表疑问，兼有征询的口吻，处在由表疑问到表征询的转变。

（二）表征询

当“行不行”前面不再是一个谓词性主语，而扩展为一个独立的陈述句时，“行不行”就由表疑问转为表征询，这时，“行不行”与前面的陈述句之间可以有语音上的停顿，书面上往往用逗号隔开。

(5) 我太太坐月子，岳父母从波士顿来探亲，家里挤得很，有一包杂物暂存你家，行不行？（《作家文摘》1995年）

问话人想请答话人答应自己的要求，但又不知道答话人愿意不愿意，很显然，问话人的发问带有主观倾向，对回答抱有预期。

(6) 陶学珊差不多要哭出来了：“尚书记，夏县长，你们就算我辞职行不行？我今年都五十九了，也快到点了。”（《作家文摘》1997年）

“行不行”前面的陈述句实际上陈述发话人的要求、建议，问话人的发问明显带有一定主观倾向性，已不是纯客观的询问，对回答有一定预期，希望答话人的回答与自己预期一致，能够满足发话人的要求、建议，用“行不行”是为了征询对方的意见，这时的“行不行”主观性更进一步。

（三）表祈使

“行不行”由表疑问到表征询，功能出现扩展，进一步发展不仅可用于陈述句，还能出现于祈使句。“行不行”前面如果出现祈使句，则表祈使，“行不行”与前面祈使句之间有语音停顿，书面上可用逗号隔开，也可不用。

(7) 你说话老是那么大声大气，音调放低点儿行不行？（《倒序现代汉语词典》）

“行不行”用在祈使句中，发话人请求对方把音调放低点，发话人的询问主观倾向性增强，希望得到肯定的答复。句法形式上，“行不行”既可看作句内成分，也可看作句外成分，如果把祈使句表示的建议看作事物，当作指称的话，“行不行”则是句内成分，作谓语；如果把祈使句表示的建议不看作整体，而是侧重于命题所指内容，句中的“行不行”则具有指令功能，游移于句子之外，是句外成分，可单独成句，可用逗号与前面句子隔开，也可不用。

(8) 她剥完了一堆糖炒栗子给我吃以后，突然站了起来抓住我的手对我说道：“少爷，要是你真的喜欢我的话，请你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白先勇《玉卿嫂》）

“行不行”出现在肯定祈使句中，发话人命令或请求答话人作某事，虽表祈使，但兼有征询的意思。

(9) 天天这样闹，晓明看不下去，下楼来拉母亲，“你别吵了行不行？！我不跟她好就是了！”（《作家文摘》1997年）

(10) 我儿子说：“爸你别帮着乱猜行不行？到底考你呢还是考他呢？”又对冉的父亲说：“乱猜是猜不到的，要善于动脑筋思考。”（梁晓声《冉之父》）

“行不行”出现在否定祈使句中，发话人请求答话人不要作某事，语气中表达出对答话人的不满、无奈、讨厌等主观感情。与肯定祈使句相比，否定祈使句附带的主观情感更浓，主观性也更强，“行不行”的句法语义也更虚。

“行不行”由表疑问到表征询、表祈使，所体现的句法意义客观性逐渐减弱而主观性逐渐增强，“行不行”的语义也在逐渐虚化。

① 传统语法把这类成分分析成“插入语”，功能语法则分析成“话语成分”。

② “言者主语”（speaker subject），或称作“言说主语”（utterance subject），是相对于“句子主语”（sentence subject），或称“语法主语”（grammatical subject）而言的，跟“句子主语”相比，“言者主语”的主观性较强（参见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四) 表感叹

纵观“行不行”虚化的前几个阶段，可以发现其前面小句多为未然态，如果其前面小句为已然态时，“行不行”则会进一步虚化为表感叹，功能会继续扩展。此时，“行不行”用在句末，语音上轻读，与前面的陈述句之间有语音停顿，书面上有时用逗号隔开，有时不用。

(11) 30多年后，张百发感慨地说，要在生产上打先锋，光靠一群小青年身体棒、体力好行不行?（《报刊精选》1994年）

(12) “是我错了好不好？就算你们海门的老百姓好，枇杷甜，行不行?”（吴强《红日》）

上述各例中，发话人清楚前面陈述的某些情况与事实不符，但出于某种原因或由于无奈不得不勉强先承认事实，然后追加一个“行不行”，借助“行不行”这一疑问格式增强发话人的感慨、让步、质疑等主观情感，此时“行不行”的客观命题功能已逐渐丧失，客观性也基本消退。

(五) 表反驳——准话语标记

“行不行”还可用来表示反驳，借助疑问格式表示强调，这种用法的“行不行”词汇意义高度融合、虚化，主要表达语法意义。

(13) 甲：昨天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乙：我感冒了，行不行？

“行不行”既不是询问或征询听话人意见，也不是命令或请求听话人做某事，这里的“行不行”有成为固化短语词的趋势，在句中只是表达说话人对“自己没来上课”相关理由的强调和对听话人误解自己的不满，并不要求听话人给以回答，这里的“行不行”已经没有了词汇意义，使用“行不行”的目的是强调理由，加强语气。

“行不行”虚化到这一阶段，在结构的凝固性和语义的融合度方面都已经成一个固化结构，词汇化为一个短语词，客观的命题功能完全丧失，可删去而不影响句义表达，其功能相当于一个话语标记。^①

二、由句内成分到话语成分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行不行”在现代汉语中具有几个不同的语法意义，这些意义彼此关联，构成一个虚化链。

表示询问的并列联合结构“行不行”原本的命题意义，是发话人以“行+不行”的二值并列形式向听话人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答案，希望得到对方回答，以获取新的信息，这时“行不行”是句内成分。伴随着“行不行”句法结构的变化，“行不行”的语义逐步虚化，句法功能、话语功能也不断扩展。

(一) 由谓语核心到句外成分

“行不行”最初的句法位置是处于句子内层谓语核心，原功能是发话人在没有任何倾向性的情况下向听话人发问，要求答话人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随着“行不行”句法位置游移到句子的外层，“行不行”结构语法化程度逐步加深，语义虚化，其句法地位也由句子的核心成分变为非核心成分，直至句外成分。

(二) 由强发问转弱发问至非问

由于“行不行”句法层面的变动和语义层面的虚化，其疑问功能也经历了由强转弱直至消失的变化。“行不行”由表示“询问”——“全疑而问”，转为表示“征询”——“半疑而问”，疑问程度逐渐减弱，疑问强度逐渐降低，由强发问变为弱发问。“行不行”进一步语法化，由“征询”——“半疑而问”到“祈使、感叹”——“无疑而问”，则由弱发问功能中发展出其他功能，直至到“非问”——反驳、话语标记时，“行不行”的疑问程度降到了零。

(三) 由命题功能变为话语功能

“行不行”表示纯客观的“询问”时，正反两方面“行”与“不行”都参与了命题信息的编码，“行不行”具有命题功能。随着“行不行”句法功能的改变和语义的虚化，其疑问程度减弱至消退，命题功能也渐渐淡化到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话语交际功能，“行不行”的句法功能就扩展到话语功能。如：

(14) 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祈使）

(15)（语境：父亲对不听话的儿子无可奈何说）
我服了你了，你是我爹，行不行?（感叹）

在交际双方即将产生冲突，或在冲突过程中，借用疑问格式委婉表达自己的评价意见比直接用陈述句否定对方会显得更为礼貌，也会缓和气氛。

① 一般认为“话语标记”在语言中不影响句子真值，所表达的不是结构上和概念上的意义，不构成话语的语义内容，只为话语理解提供信息标记，是表达态度或步骤的语言成分，对话语理解起引导作用的程序性意义（参见冉永平《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学研究综述》，《外语研究》2000年第4期）。

(四) 辖域由命题内到命题外

Hopper & Traugott (1993) 认为, 语法化过程常常涉及“以命题内成分为辖域>以命题为辖域>以话语为辖域”的单向性路径。^①当“行不行”结构越来越靠近句子的外围, 从谓核句法位置游移到非谓核句法位置, 进一步成为独立语时, 即成为话语功能成分。由于句法位置的外围化和句法、话语功能的扩展, “行不行”的辖域也在进一步扩大, 从“辖域在命题内变到辖域涵盖句子并进一步变到辖域涵盖话语。”^②辖域扩大的同时, “行不行”还可能具有篇章连接功能, 如:

(16) (语境: 一母亲对淘气的小孩说) 别哭了, 行不行? 给你糖吃, 行不行? 我打个电话马上就来。 行不行?

句中的第二个“行不行”比第一个“行不行”辖域要大, 第三个“行不行”又紧承前文“我打个电话马上就来”, 且有启后的篇章连接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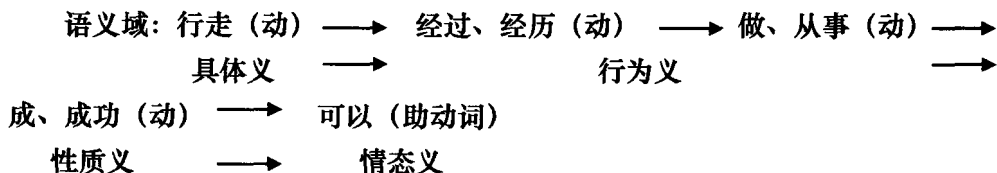
可见, “行不行”的句法、话语功能是沿着询问—征询—祈使—感叹—反驳的顺序依次扩展开来, 与“行不行”由句内成分变为句外成分、语义由实而虚的演化过程相一致, 成为“行不行”结构语法化的重要推力。

三、“行不行”的历时演变

(一) 由“行走”义到“情态”义

“行不行”是由“行”与其否定形式正反并列组合而成, “行”表“可以”义, 当由助动词演变而来。

一般认为, “行”(xíng)的本义是“行走”, 如《汉语大字典》释“行”的第一义项为“行走”。《释名·释姿容》:“两足进曰行。行, 抗也, 抗足而前也。”《说文·行部》:“行, 人之步趋也。”由“行走”义引申出不同义项。



从认知角度看, “行”的语义引申由具体到抽象, 由实到虚发展, 符合人类由自身行为到空间、时间、性质、情态的认知规律。

(二) “行不行”的历时发展

“行”表“可以”情态义的出现, 使得“行不行”在正反问句中的使用有了语义基础和可能。

根据我们检索到的语料, 在《朱子语类》中发现—

“行”的本义仅用来表示比较具体的行走动作, 属于“行走”义语义范畴,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逐渐扩充着“行”的认知信息。就“行不行”而言, “行”的义域就是由“行走”义语义范畴延伸到了“情态”义语义范畴。

首先, 由具体的“行走”义到“经过、经历”义, 《国语·晋语四》:“文公问元帅于赵衰, 对曰: ‘郤谷可, 行年五十矣。’”韦昭注:“行, 历也。”“行走”是人类自身发出的一个具体动作, “经过、经历”涉及地点、方向、方式等, 具有时、空义, “行”的语义就由人类自身引申到外部世界, “经过、经历”义较之“行走”义相对抽象些。再引申出“做、从事”某种活动, 《墨子·经上》:“行, 为也。”《左传·隐公元年》:“多行不义, 必自毙。”“做、从事”某种活动是施行某种行为, 属“行为”义语义范畴, 语义更加抽象。“做、从事”义进一步向认识域发展, 引申出“成、成功”义, 《鬼谷子·摩》:“行者, 成也; 廉者, 洁也。”陶宏景注:“行贵成功, 故曰成也。”“成、成功”虽还在客观范围内, 但已涉及到人的主观欲望, 处于客观向主观的过渡阶段, 人类做事总渴望成功。再进一步向主观域发展, 引申出“可以”义, 至此, “行”的词义更加抽象且虚化, “行”的语义也进入“情态”义范畴。

据文献看, “行”表“可以”义, 在南宋已发现用例, 宋朱熹《省察》:“大抵只要见得, 收之甚易而不难也。文字讲说得行而意味未深者, 正要本原上加功, 须是持敬, 以静为主。此意须要于不做工夫时频频体察, 久而自熟。”这里的“行”应作“可以”义, 这可能是“行”作“可以”讲的最早用例, 这一例的出现为后来“行不行”在正反问句中的使用创造了条件。

正反问句中的“行不行”即来源于“可以”义, “行不行”意即“可以不可以”。“行”引申出“可以”义的发展演变轨迹图示如下:

例“行不行”的下列用法:

^① 参见 Hopper, Paul, J & Traugott, Elizabeth C.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参见董秀芳《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 《世界汉语教学》2007年第1期。

(17) 圣人之拜，固出于诚意。然拜是容貌间，未见得行不行。若舜，则真见于行事处，己未善，则舍己之未善而从人之善；人有善，则取人之善而为己之善。（《朱子语类》）

据上下文语境分析，例中的“行不行”与下文“行事”相对应，相当于“从事、做”之义，以表达概念义为主，仍是词汇意义，但由于“行不行”句法位置处于句末，就为“行不行”词汇意义的脱落进而发展出“可以”义创造了句法条件。

元、明没有发现“行不行”表“可以不可以”义的用例，我们在明代《医方类聚》中检索到下面一例“行不行”：

(18) 你若不痛，即问败血行不行？如败血不行，即是血作也，急服行血药，如黑神散，没药当归之类。（《医方类聚》卷230）

这例“行不行”出现于疑问句中，根据上下文语境，“行”意即“通”，还是表达词汇意义，是实义动词，“行不行”在句中作小句的谓语，此处“行不行”并非“可以不可以”义，且明代也仅检索到一例。

由此可以推测，到元明时，“行不行”还没有出现于正反问句中，直到清代，“行不行”作为固定疑问格式在正反问句中的用例才逐渐多起来。

据检索到的语料，“行不行”在清代用作疑问多见于小说中，如：

(19) 周老爷听了此言，不觉好笑，一回又皱皱眉头。龙珠又盯着问他：“到底行不行？”一定要周老爷答应。（《官场现形记·上》）

(20) 蒋爷道：“勿慌，我想着出路了。我问你一件事，你那宝剑能切金断玉，要砍砖行不行？”展爷说：“慢说砍砖，就是白玉石头，水晶磨盘，都能应手而断。”（《小五义·中》）

“行不行”在句中作谓语，主语可以是谓词性成分，表示询问，从问话人的角度而言，都是纯客观地发问，意在获取新信息，句中的“行不行”具有命题功能。

此外，“行不行”表示征询的用法在清代也已出现，如：

(21) 金头虎说道：“您就叫我一个人去吗？您得给我一个伴的行不行啊？”胜三爷说道：“这些人任你挑选吧，你愿意叫谁去，就叫谁同你去。”

（《三侠剑·上》）

(22) 德夫人同环翠对面坐，拉逸云同自己并排坐，小小声音问道：“这儿说话，他们爷儿们听不着，咱们胡说行不行？”逸云道：“有什么不行的？您爱怎么说都行。”（《老残游记续》）

“行不行”意在表示就即将进行的某一动作行为征求对方意见，显然，问话人已不是纯客观的询问，对回答抱有预期，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此时“行不行”的句法位置也发生了改变，由于主语小句化，“行不行”也从小句内部的谓语位置游移到了句子的最外层，不处在句中核心位置，“行不行”的主观性增强，虽表疑问，兼有征询的口吻。

清代，“行不行”又出现附加问的用法，有表示商量的语气，意在征询，仍然是一个形容词性的联合结构。如：

(23) 瓦德西道：“原来如此！倒成你的照顾了！你别忙，我自要告诉你的，倒是夏雅丽与我有一面缘，我真想去看看，行不行呢？”毕叶道：“我国这种国事犯，政府非常秘密，我那里虽有熟人，看你份上去碰一碰吧！”（《孽海花·上》）

(24) 德夫人说：“我乏了，借你炕上歇歇，行不行？”逸云说：“不嫌肮脏，您请歇着。”其时环翠也走进房里来。德夫人说：“咱俩躺一躺罢。”（《老残游记续》）

这两个例子都是说话人在向听话人征求意见，但提问本身已经不含新的信息内容，从句法功能上看，说话人的目的显然不在于寻求一种肯定或否定回答，其问话中带有明显主观成分。从句法位置看，“行不行”衔接在一个陈述句后面，俨然像说话人在话语表述之外又增加的提问，与前面句子之间出现短暂的停顿，有逗号与前面句子隔开。

到现代汉语中，清代已有的“行不行”表“疑问”、“征询”和作为“附加问”的用法得到广泛应用，而且还出现了表祈使、感叹和反驳语气的用法，当“行不行”虚化成为一个固化结构，相当于一个话语标记时，语法化基本完成。

四、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

“行不行”由动词性并列联合短语，经过语法化并词汇化演变为一个固化成分，是在多种动因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一) 句法位置的变化

“行不行”结构的语法化是由“行不行”句法位置的改变诱发的,随着“行不行”由句内成分到句外成分的变化,语法化程度也不断加深。

一般而言,“X不X”结构语法化之初句法位置的变化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是语法化之初,句法位置没有发生移位,但“X不X”结构被内嵌在一个小句中,小句前面有“你觉得”、“大家说”、“你们看”等成分构成,易引起语言成分发生语法化,这主要有“好不好”、“行不行”、“对不对”等。

如上举例中,“行不行”在语法化之初句法位置虽然没有发生改变,但“行不行”被内嵌在一个小句中,小句前面有“你看”、“你瞧”、“大家说”等成分,这些成分隐含着言者主语,而言者主语的出現表明句子有较强的主观性,句中“行不行”的主观性增强,意义出现虚化。

二是语法化之初句法位置就从句中移到句首或句尾的,移到句首的一般只有“是不是”,移到句尾的有“懂不懂”、“信不信”、“应该不应该”、“可以不可以”等。

而“行不行”在语法化之初,虽然没有移位到句首或句尾,但其句法位置由于主语的小句化而发生了改变,从小句内部的谓语位置游移到了句子的最外层,其语义虚化就不可避免了,句法位置的变化常常伴随组合功能的分化和结构层次的变化。

(二) 重新分析

语法化往往引起结构层次的变化,“行不行”由表示询问义到表示商量、征求对方意见的征询义是通过句法结构的重新分析实现的。重新分析,按 Langacker (1977) 的定义,指一种改变结构关系的分析,重新分析对表层结构并不作直接或本质上的修正。Langacker (1977) 提到的语法化引起的结构层次的三种变化分别是:(1) 增加分界 (boundary creation); (2) 取消分界 (boundary loss); (3) 改变分界 (boundary shift)。① 正反问中,“行不行”的原始功能是充当谓语,随着主语的小句化,“行不行”逐渐与主语分离,分界增加。

Hopper & Traugott (1993) 认为重新分析是听者(或读者)的一种心理认知活动,原有的句法结构关系在听者(或读者)的认知世界中变成了另一种结构关系。重新分析作用于语言结构的组合关系,属于横组合轴层面上的现象,重新分析在“行不行”的演化中表现为:“行不行”由句内谓核成分重新分析为非谓核成分,直至句外成分。如上文例(6):

陶学珊差不多要哭出来了:“尚书记,夏县长,你们就算我辞职行不行?我今年都五十九了,也快到点了。”

90

这个例子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为“你们就算我辞职,行不行?”,由小句作主语。由于主语的小句化,该小句与“行不行”之间的句法依存关系逐渐变得松散,小句独立性增强,“行不行”之前可以用逗号和句内隔开,且不影响句义,这样“行不行”就由松散的动词性联合结构变成半固化状态的动词联合性结构,句法位置也从谓核句法位置游移到非谓核句法位置。

另一种为“你们,就算我辞职,行不行?”把“行不行”理解为在句子中作补语,或把“行不行”看作附加问。在句子表层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对句法结构进行重新分析,随着认知角度的变化,人的理解起了变化,同一种语言形式的内部切分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解释,“行不行”也由纯客观的询问变为征询商量的口气。

(三) 主观化

E. C. Traugott (1995) 认为主观化是一种语义—语用的演变,即“意义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主观信念和态度”。② 语言中用来表达主观性的可识别的语法成分是如何通过非语法成分的演变而逐步形成的,这就是“语法化中的主观化”。Traugott 认为主观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强调局部的上下文在引发这种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强调说话人的语用推理过程。语用推理的反复运用和最终凝固化,就形成主观性表达成分。

“行不行”从句内成分语法化并词汇化为一个标记成分,必然伴随着主观性程度的变化。“行不行”结构的本原功能是问话人在对事态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向答话人发问,没有任何倾向性,属于纯客观的“全疑而问”,对答话也没有任何预期,目的是获取新信息。但随着“行不行”由表询问到表征询,再到表祈使、感叹和反驳,这个语法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个主观化的过程,“行不行”经历了由“全疑而问”(询问)——“半疑而问”(征询)——“无疑而问”(祈使、感叹)——“非问”(反驳、话语标记),这个演变过程不同程度带有问话人的主观倾向,完全符合主观化的路径。随着“行不行”主观性逐渐增强,意义逐渐虚化,“行不行”的句法语义也在语法化过程中被主观化了。

(四) 隐喻

对于语法化的动因, Lakoff & Johnson (1980) 从

① 参见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4期。

② 参见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in Language, 31-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认知心理的角度认为人的认知规律就是从具体到抽象，“隐喻”是认知的主要方式，即用虚化成分来表现语法关系是人的一种自然倾向。^①Heine等（1991）把语法化看作若干认知域之间的转移过程，各个基本认知域由具体到抽象的排列等级为：

人>物>事>空间>时间>性质

这个等级的前半部分（由人到空间）是实词变为虚词的过程，后半部分（由空间到性质）是虚词进一步虚化的过程。^②

在“行不行”结构句法语义的抽象化过程中，“隐喻”起了决定性作用，“隐喻”使不同认知域之间建立起了关联，也使“行不行”的句法语义由具体认知域转向抽象认知域。语法化发生前，“行不行”表示纯客观的询问时，还完好地保留具体的句法语义，随着“行不行”句法位置和组合功能发生改变，“行不行”表示的一些具体的句法语义逐渐消退，与此同时，一些抽象的句法语义包括语法关系义逐渐显露，“行不行”结构语义便从具体的认知域转向抽象的认知域。

伴随着“行不行”的语法化，“行不行”的固化也有着词汇化的因素，词汇化是“从句法层面的自由组合到固定的词汇单位的演变过程”。^③

“行不行”的词汇化有着句法、语义和认知等多方面的因素：句法上，“行”与“不行”处于线性序列紧邻组合位置，句法上的紧邻连用为其固化提供了前提，是诱发其词汇化的最重要手段。语义上，“行”与“不行”属于同一语义域内相反的两级，通过两个对立意义对举表达上位概念，语义上的相关性为其词汇化提供了可能。认知上，两个相互独立的语言单位如果经常在线性序列上紧邻出现，语言使用者易将它们作一个整体看待，从而诱发这一组块的重新分析。“行”与“不行”属于认知整体中的两个部分，两者对举来指称全部，体现

了部分带整体转喻模式的认知机制。

“行不行”在结构上经历了并列组合到内部凝固渐趋定型的过程，语义上由两个相对清晰、单一成分开始互相融合，语音上也经历了音步重组、弱化，“行不行”因整合进而变成一个固化成分，我们认为它已经因语法化而发生了词汇化，成为一个短语词了。

结语：通过“行不行”句法特征和功能类型的考察，可以发现“行不行”已不仅仅是一个疑问标记，还是一个多功能标记，“行不行”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主观化”过程，由命题成分变为话语成分，由客观意义变为主观意义等。“行不行”能用于正反问句，与“行”表“可以”情态义的出现紧密相关，伴随着“行不行”的语法化，“行不行”的固化也有词汇化因素。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2YJA740070）的成果，同时得到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院北文化研究基地的赞助。

本文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博士、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高级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马 光

① 参见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② 参见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 Friederike U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③ 参见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On Consolidation and Cognition of “Can or Not”

Wang Qin

Abstract: “Can or Not” can show tones such as questioning, consulting, imperative, exclamatory, refutatory and so on in modern Chinese. These differences in syntactic function are connected with their syntactic distribution from the sentence in-sentence out-evolution of the consolidating development. It has become not only a questioning marker but also a multi-functional marker. The development of “Can or Not” is also a process of subjectification evolving from propositional component to a discourse component and from objective significance to subjective significance and so forth.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its questioning function is gradually weakened and the function of imperative, exclamatory and discourse marker gradually solidified. “Can or Not” can be used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questioning,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mergence of modal meaning in which “can” means “may”. With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an or Not”, there exist some factors of lexicalization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Can or Not”.

Key words: consolidation; subjectification; grammaticalization; lexicalization